

中國書法全集

33 蘇軾一

寶龜

类号	48.322
登记号	28183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劉正成

本卷副主編 劉奇晉

學術顧問 曾棗莊

33

宋遼金編

蘇軾卷一（附蘇氏一門）



中國書法全集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龔如甲
策 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封面設計	羅 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强
責任編審	王鐵全
責任編輯	王鐵全
	蕭新柱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審	崔志强
技術編輯	周德壽
	張志學
圖版攝影	鄭衛國
	馬小全
地圖編輯	樊鴻林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33卷

劉 正 成 主 編

出版者：榮 寶 齋（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總經銷：新 華 書 店 首 都 發 行 所
 排版：好 利 激 光 排 版 系 統 照 排
 制版印刷：水 利 電 力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開 本：850×1168 1/16 印張：20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135-9/J·136

33—004250



蘇軾像

(元) 趙孟頫

AAc 43/04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爲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爲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爲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致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搗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搗《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搗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的是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人生得上方光滅巧妍盡春風
繞樹頭日與世進只知雨露貪不
聞零落近我若飛骨時憐見
當塗墳青衫霜初霰縹緲
山下村吹死如月魄無復玻
瓈兔念此一脫漣長需終

轼啓江上

邂逅俯仰八年懷仰

世契感悵不已辱

書且審

起居佳勝

舍弟愛子多想康福餘以

面莫既人田忽不宣 軾再拜

知縣朝奉閣下

四月廿日



人生場上幾光滅巧妍盡春風
曉樹頭日與雲進只知雨霑貪不
聞零落近我若飛骨時憐見
當塗墳青衫霑初霰縹緲
山下村旼死如月魄無復玻
瓈兔念此一脫漣長需終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

食年！欲惜春，玄不

客惜今年又苦雨，而五月社

簫瑟吹河海，棠花泥

于庭文雪月，中俞賓

雖元祐二年歲次丁卯八月庚辰朔
越四日癸未翰林學士朝奉郎知
制誥蘇軾朝奉郎試中書舍
人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昭告于
故潁州使君同年黃兄幾道之靈

蘇軾 祭黃幾道文帖（部分）

總目錄

蘇軾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蘇軾書法評傳

《西樓蘇帖》考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西樓蘇帖》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西樓蘇帖》

蘇軾作品

附：蘇洵作品

劉正成

1

秦公

29

蔡鴻茹

31

35

394

蘇轍作品

蘇邁作品

蘇過作品

蘇遲作品

作品考釋

劉正成
劉奇晉

蘇軾書論選注

劉正成

蘇軾年表

劉奇晉

蘇軾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633 628 627 623 551 423 422 419 416 398

蘇軾書法評傳

劉正成

在公元十一世紀的東方，升起了兩顆耀眼的彗星：一顆是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一顆是文學藝術家的蘇東坡。彗星倏忽而逝，而它的光芒如此耀眼，並將閃耀在可以預見的人世的未來。

中唐以後，世俗地主取代了魏晉六朝以來的門閥地主，成了後期封建社會的主體。因而，這個主體必然要在自己的政治舞台上和文學藝術舞台上演出自己的戲劇，追求符合自己理想的境界，從而創造他們時代的高潮和高峰。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從一場正劇演變成了一場悲喜劇，王安石成就了一個政治上的悲劇人物。然而，他所留下的政治理想，他的敢於創造和蔑視一切舊的傳統的果敢精神，鼓舞了一代一代勇於革新的歷史人物，成為中國後期封建社會中富有活力的成份。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他的失敗和悲劇，是屬於時代的。蘇東坡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貫穿他一生的政治生活的悲劇，是屬於他個人的。也正是他人生的悲劇命運，造成了一個偉大的文學藝術巨匠，他結成的繁縷碩果，又是屬於他的時代，他是他的時代的光輝的文化標志。他的詞、他的詩、他的文、他的畫、他的書法，當然包括他的光輝的文藝思想，均是最好的佐證。

當然，在這裏，我所探討的是他的書法，他留給我們的一幅幅如此鮮活的心靈圖畫，以及他的書法美學思想。但可以這樣說，研究他的書法作

品，他的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是與他的詞、他的詩、他的文、他的畫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與他的人生歷程——他的思想、情感和心路的歷程密不可分的，自然也是與他的時代、他在書法發展史上的創造與地位密不可分。如果可以認定，書法作品是書法家思想、情感、心意的跡化，那麼，我就企圖作這樣一種嘗試，即從這些『跡化』了的美的信息中，去探求、感覺、理解、以至復原它的原生物——書法家蘇東坡以及有關他的一切。研究的秩序不可能絕對的一成不變，但作品的研究理應成為藝術研究的核心。我將從這個我認為最接近真實的地方出發。

一 創造的準備

宋仁宗嘉祐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七年春，京師發生了一場騷動：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知貢舉歐陽修從府廨出門，便遭到落榜士子的圍攻，以至『街邏不能制』^①。這場騷亂，標志了以『西昆體』為代表的唐末、五代形式主義文風的失敗，和以歐陽修為旗幟的北宋古文運動的勝利。學以

致用，學問與現實相結合，形式服從於內容，人的心境、意緒是文藝活動的中心，終於成為宋代文壇的『正統』。年僅二十二歲的蘇軾，成了這場風波的主要受益者，同時成了北宋文壇『正統』的主將。

這一年，蘇軾的父親蘇洵，這個科場戰鬥的悲劇人物，帶着益州知州張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簡夫的推薦信，携了二子——蘇軾和蘇轍從蜀西眉山來到汴京應進士試。蘇洵從天聖四年（一〇二六），十八歲初舉進士不中算起，到這一年已在科場奮鬥整整三十年，屢遭失敗。發願經世致用，學富五車，同為『唐宋八大家』的蘇洵，已知『天命』，放棄了最後的戰鬥，而把希望寄託在兒子們的身上。時代終於寬慰了他的壯暮之心，年屆弱冠，初試鋒芒的蘇軾兄弟一舉成名。進士試蘇軾屈居第二，復試《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蘇轍亦進士及第。主考官歐陽修拿着蘇軾的信對副主考官梅聖俞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③蘇軾父子名動京師。『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歐陽修傳》）求深務奇，文涉雕刻的『時文』被掃蕩。一代新的文風樹立起來了。

蘇軾在總結這段經歷時說：『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僕，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上梅龍圖書》）蘇軾父子均『以西漢文辭為宗師』，自當受到倡導古文革新的歐陽修等的賞識。歐陽修在為蘇洵所作的墓志銘中亦記載道：『當至和、嘉祐之間，（蘇洵）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書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曾鞏亦記之，道：『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書。』（《蘇明允哀詞》）

當時，蘇軾應試的文章題目曰《刑賞忠厚之至論》，自為雄俊之文，但畢竟不是成熟期蘇軾的代表作。當時，王安石就有非議，云：『全類戰

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邵博《聞見後錄》）當然，王安石的評價並不意味着蘇軾文章價值的削弱，而意味着同一革新陣線內的不同分野。王安石論文重道而輕辭章，蘇軾是重功用，也重辭章。王安石有很高的文藝才能，他的書法亦被評為『如斜風細雨』，『飄飄不凡』（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但他對之並不在意，只是到了他變法失敗，閑居金陵十年中，才刻意為詩。而蘇軾是質、文並重的。除了政治上的追求外，他從來就是重視文藝，重視各種文藝樣式的創作。蘇轍的《龍川略志》就記載道：『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就書法而言，沒有明確的早期事例記載。但是，蘇軾的書法是與他的文章同時成功和發展着。這可以從他的《書所作字後》側面觀之。其文云：『治平甲辰（一〇六四）十月二十七日，自歧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④『關中之名書者』亦求其書，可見蘇軾書法名重當世。蘇軾書法當時所達到的水準，可以從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居母喪時，在蜀中所作之《奉宣帖》（圖版一），與同年離蜀時所作之《眉陽奉候帖》（圖版二）作為實證。這兩帖精美而秀逸，是存世蘇軾最早期的作品。當然，這不是成熟期蘇軾的代表作，但它是蘇軾創造的基礎。

從嘉祐二年『名動京師』，到宋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烏台詩案』前，這是蘇軾政治生涯的第一次上升期。當然，關於王安石新法的爭論，使蘇軾並非一帆風順，但總歸是仕途漸升。這一時期，蘇軾少年得志，才華橫溢，奮厲於『當世之志』，在治理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時，確乎建立了一些『功業』。但是，如同他的文學一樣，蘇軾書法雖時有佳什，但經典性作品，絕大多數不出於此一時期。與蘇軾同時，又是其門人的宋代另一大家黃庭堅對這一時期蘇軾書法的論斷，是基本符合事實的。他道：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李海。至酒酣

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

——《山谷題跋》卷五



五代 楊凝式 韭花帖

黃庭堅關於蘇軾書法的這一著名論斷，可以從上述嘉祐四年的二帖，到元豐二年的《祭文與可文》（圖版四五）和《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帖》（圖版四六）得到印證。所以，我把中歲以前，即元豐二年『烏台詩案』前的蘇軾書法，歸納為他的創造的準備期。分析、研究蘇軾書法的這一創造的準備期，不僅能使我們看到蘇軾書法與前此的優秀傳統的聯繫，而且更便於我們看到，蘇軾為時代、為我們創造了一些什麼新東西。

東晉風味——亡伯蘇渙輓詩帖·問養生帖·

遠游庵銘·祭文與可文

蘇軾對唐代書法基本持否定態度。這當然不是指唐代書法家，而是指盛唐以來重法的風氣。連他最為推重的顏真卿的書法形象，也是經他修正

過的：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贊》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言此也。

——《東坡題跋·題顏魯公書畫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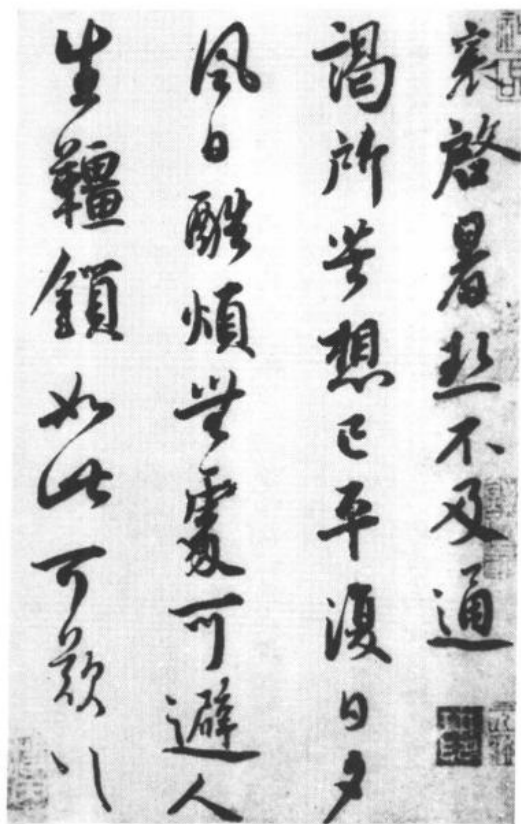
在蘇軾眼里，顏魯公也是『字字』來自王羲之的。



唐 顏真卿 東方畫贊碑

蘇軾推重二王，是終其一生的。當然，他這種推重並非一成不變的，而在各個階段有其具體的內容。從客觀的角度看，他對唐代書法的否定態度，特別是對懷素一類狂草的排斥，是有局限和偏見的；但從主觀的角度看，沒有他自己的獨特的審美觀，他便不可能成為宋代書風的肇始者和旗手。這一點，可以從他對宋初書法的評價看出來。首先，他否定李建中，他在《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一跋中說：『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調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其次，他

否定周越，他在《跋懷素帖》中稱：『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何止堯夫，就是黃庭堅，當時也曾以周越為師^⑤，學習草書。顯然，宋代的書法，沒有對因襲太多的李建中和一意追求形式的周越的否定，將不會有我們現在看到的以蘇、黃、米為代表的宋代書法。



宋 蔡襄 暑熱帖

蘇軾是推重蔡襄的。很顯然，蔡襄是一位大書家，但並非宋代書法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與蘇、黃、米等量其觀。但他看中了蔡襄書法中的晉人法度。他在早期的《跋君謨書賦》中稱：『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小楷，當然首推晉人。他就是在推重唐代草書大師張旭的書法時，也不忘推崇張的楷書《郎官石柱記》，並發表了他關於學習書法的模式。他說：

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行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

——《書唐氏六家書後》

張旭也如晉、宋間人，蘇軾強調『東晉風味』（《東坡題跋·跋秦少游書》），推重晉人書法，而自己最終並未成了晉人書法的重複者，再現者，而開創了宋代書風，值得我們作深一層的研究。

從本集看，蘇軾最早提到二王書法的，是治平四年九月他在四川老家居母喪時所作《書摹本〈蘭亭〉後》。它記載了蘇軾從河朔帶回一本唐人摹本《蘭亭》，由寶月大師惟簡找人摹刻於石。其後，又在元豐二年上已在徐州時作《題逸少書三首其三》中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這三帖的後二帖均是小楷，且是晉人小楷的典範傑作。由是觀之，我們對蘇軾在創造準備期中的這幾篇小楷代表作——《亡伯蘇渙輓詩帖》（圖版三）、《問善生帖》（圖版二五）、《遠游庵銘》（圖版三六）、《祭文



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 越州石氏本